

我們的堡

溫 流 著



鋼
鳴
先
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688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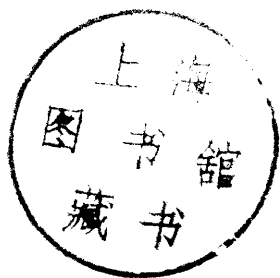
~~030651~~

420 移交

溫流 著

我們的堡壘

溫流 著



目次

蒲序	一——〇
1		
自己的歌	一——三
醒	四——七
弔	八——〇
唱	一一——一二
2		
打磚歌	一三——一五
一串三十個	一六——二〇
馬來路工歌	二一——二六

搭棚工人歌	二七——二九
打金工人歌	三〇——三六

3

船夫	三七——三九
賣菜的孩子	四〇——四三
流民	四四——四六
小叫化	四七——四九
管公廁的人	五〇——五二
削竹籤的人	五三——五五
叫化子	五六——五八
耍猴子的人	五九——六二

4

大年夜……………六三——六五

新年……………六六——六九

清明……………七〇——七四

5

我們的堡……………七五——八六

鐵橋……………八七——九八

插圖

自己的歌

船夫

賣菜的孩子

清明

我們的堡

序

蒲風

離開了社會現實拚命的在腦海裏找尋靈感，可憐的詩人的醜態，早使我們感到厭煩了。但是，說是要緊緊地抓住現實，歌唱現實，表現現實，而真實地在執行的又可有幾人呢？

人們對於現實不僅沒有體驗，簡直是沒有關心。一枝筆，寫來寫去結果還離不開一個文雅的自己。我真懷疑：這種詩人做起文章來也配說詩人是時代的前驅？

由一九三三年「新詩歌」在瀕死的詩壇誕生起，無疑，我們對於現實的歌唱與表現，已負起了相當的責任；在詩集「茫茫夜」「還鄉集」「生命的微痕」（以上一九三四年）「都市的冬」（一九三五年）裏，任誰都可以找到證據。

到如今，這一本「我們的堡」，顯然又更是有力的東西。

只要我們不是盲目聾耳，我們總不會把崩潰中的農村及一切封建的手工業工

人忘記吧！如果我說來自農村的詩人，對於這些必定都曾在心靈裏烤上烙印，那末，溫流在這本集子裏，無疑的是作了悽慘記錄上的極大的收穫。那一種悲哀的現實，在我，我讀過後是不能笑也不敢哭，而只感到這是人類不公平的，世紀末的莫可再有的境遇的嚴肅。

被現社會當作職務上最卑賤的管公廁的人，背駝了，頭髮白了，夜裏躺着却也還是驚慌『沒工做的後生人一行一行，在他眼前現出愁的臉像；』也許他們會管不了許多，跟咱搶這口糧。』（參「管公廁的人」）。而「耍猴子的人」裏，水淹沒了家室，落難他鄉時，粗的胳膊，求過幾個老板，却誰也沒點商量，倒是伴他玩的猴子，替他混了一口糧。由於這些深入淺出的描述裏，我們會想像起怎麼一種的悽惻的現實境地呵！

不消說，在取材的具體，描述的週到，表現的美好上，到底不能不獨推那一篇「我們的堡」。「我們的堡」把一個小市鎮的生活概況，由過去直到現在都作了活

的攝映。他敘述了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新年時候的民間風俗的過去的繁鬧，歡欣，今日的零落淒涼；他還指出了這是由於資本帝國主義的透骨的侵入，軍閥統治的不斷的殃民，說：

漸漸地，多了洋學堂，

河里出現了小輪船；

走了一批兵又換上一批兵，

要米，要錢，要房子，

不給，他們便嚷着要搶；

接着，不盡的稅，

不盡的捐，

撕碎了鄉民們和平的夢；

來了便宜的洋米，

土米再也賣不起價錢；

洋貨店開了一間又一間，

賣土貨的白蝕了本錢；

街上多了新做的店子，

拆了街路，有了電燈；

開公路，糟塌了許多田，

還要迫人湊股份，做工，

說：『行了車就可以賺錢』！

最後，還更指明了另一方面又復由於南洋經濟界的不景氣與僑民的直接間接的
關連。(例略)

現今呢，『孩子沒書念了，在家里養鷄，養鴨；……歌聲少了，笑臉少了；……；賊多了，叫化多了……』而矛盾的現實上，又偏是『有了冰室，又有汽

車，里面有不少的人作樂；新的店子，新的洋樓，起了一座又一座；洋貨不停地運來；賭場里整夜亮着燈火；有人嚷着無聊，找消遣，有人嚷着……。」

朋友，對於這『二十多年前充滿快樂的堡』的變遷，對於這廣東省的一縣中的某市鎮，誰有溫流那麼樣的熟悉呢？

但是，可驚人的却不僅上述的一點，對於打金工人，搭棚工人，打磚的，削竹籤的……，他又何嘗不一一加於體驗而好像自身就煞有個事地做過來的一般哩！——爲着省點筆墨，還是請大家費神去把上述各篇好好鑑賞吧！

在形式上，我要特別提起的却也正是『我們的堡』。它是富於朗讀的可能性，而最適合於敘述表現現實的。

年來，我們提倡歌謠體，提倡大衆化，頗多人感到空空洞洞的好像漠無天際，如今，這『我們的堡』一篇，在形式上，勿論如何，牠既有了不小的成就，終究是我們所不能磨滅的事體。

同於「我們的堡」的風格的，自然也一樣的可以大量地發現在集裏。第二編第三編中，我們都可以領教到這種滋味。只是，這方面的委實也還是用不着我來多嘴，跟着內容，我們總能充分地體認。

我想，還是讓我來說到第一編裏所顯示的獨特吧！

帶了「現代」派的調子，輕鬆而沒有力量，作為抒情，那又毋寧說是多了不少廣泛的想像。但是，觀點是新的。縱是也唱起「自己的歌」，却不是由「茫茫的霧到茫茫的霧」。他是透過了這些題材而有頗正確的認識。看吧，你且先聽聽他的「唱」：

曉得翅膀不是鋼柱子，

曉得歌喉不是銀笛子；

但寒冷切得斷一串串的歌嗎？

一滴血就是排天橋的一隻喜鵲；

一串歌跟着一滴血，

春天就在天橋那邊哩。

在「吊」和「醒」裏，他的形式跟內容更衝破了「現代」派的狹小範圍，和臧克家之結束了新月派的死體一樣，他是更進一層的揉碎了沒落的「現代」派的死體。如果不會忘記臧克家之與新月派，同樣的是不能忘記溫流之把「現代」派處死。很奇怪，溫流的這篇「吊」，湊巧正可用來哀悼「現代」派的死：

太陽沒亮，池里沒有星和月的影子，

盜火的人還鎖在高加索山上邊，

滿天的風以外又有滿天的雨；

毀滅的挨苦到毀滅以前，

但生存的也像石塊般過日子。

在柔軟的牀上合了眼睛，

給大自然叫回到它的懷里，

你是太幸福了呢，

年青的伴侶。

唯溫流畢竟還過於年輕，充分的鍛鍊堅決的意志，讓生活去保證他的信念，這到底仍是十二分的必要。作為現代的時代的新詩，光是「鐵橋」及「馬來路工歌」等，是夠不上表現都市的成份的。而不消說，現代的詩，應當更多一些工廠的汽笛，人類的集團的爭麵包爭太陽的喊叫，映照。

可以說，雖然他的詩歌裏顯示了那麼廣泛的題材，而他對於他自己却還沒有整個的，對自己的責任的具體的認識。像「自己的歌」裏，他就沒有了解事實上他所做到的業已比於他自己所能曉得的更多。他「挑着笨重的担子，唱我們自己的歌」時，已不只是柔弱地「走着泉水般的道路」；而是要在「醒」曉了現世界憂鬱的

臉：『一方面是淫蕩，快樂，一方面是痛苦，飢寒；一個笑埋了千萬個笑，一個快樂造成整萬整千的不幸，一羣的死爲了少數人的生，甜歌建築在呻吟和哭上面。』以後，發現了『過去我沒有活過，我只是株幸福的天竹，在暖室里放了二十多年。』以後，把復活了的生命，『在黑暗中點起火焰』（以上所引，均見「醒」裏），捲起澎湃的浪潮。

一開始的成就，應該不使溫流感到滿足；你，溫流！你的偉大的成功還在長長的未來！努力吧！朋友！你記得起你自己的「打磚歌」呵：

練粗臂膀練好腦，

做個世界來看看。

小的鎚，方的磚，

咱們的世界在前面，

不要憐憫不怕死，

打呵，打呵，幹呵幹！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於東京。

1

自己的歌

挑着笨重的担子，

踏着雪里的路過河，

天上的雪花像白燕的羽毛。

河那面有潭，有山，

山底盡頭還有沙漠，

沙漠里的路就像一張刀。

我們看過前面的人掉進冰洞，

沒點聲音，摔了生命的花朶；

也看過誰成了石像，

雪做成了他永久的窩；

有時一陣風豎起一道沙柱，
掉下來成了沙海里的小島，
島底就埋着人的青春和快樂。

知道放下了担子，向後走，
來的路上有火熱的眼波，

有白玉築成的王宮，

宮里有甜的咖啡和熱的爐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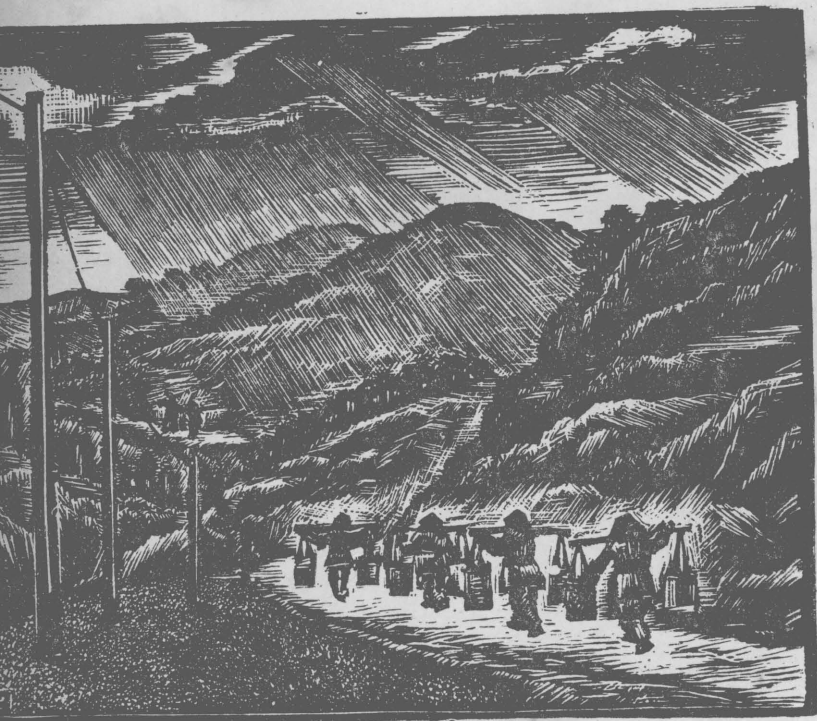
但我們沒有堅硬的膝蓋，

嘴里的話又不像成熟了的葡萄，

我們愛光明，愛真理，

勞動是我生命里的第一件珍寶。

我們不管飢，不管渴，



“自己的歌”

羅清楨刻

星照着我們，陽光照着我們，

我們走着泉水般的道路，

挑着笨重的担子，

唱我們自己的歌。

一九三三，一一，二三。

土米再也賣不起價錢；

洋貨店開了一間又一間，

賣土貨的白蝕了本錢；

街上多了新做的店子，

拆了街路，有了電燈；

開公路，糟塌了許多田，

還要迫人湊股份，做工，

說：『行了車就可以賺錢』！

最後，還更指明了另一方面又復由於南洋經濟界的不景氣與堡民的直接間接的
關連。(例略)

現今呢，『孩子沒書念了，在家里養雞，養鴨；……歌聲少了，笑臉少了；……；賊多了，叫化多了……』而矛盾的現實上，又偏是『有了冰室，又有汽

沒有計算過日子；

書和琴伴着我，迷着我，

園里還有林檎，雪梨，

有桂圓，無花果和荔枝，

叫我當世界是水晶的杯，

美妙，圓滿，找不到罅隙。

謝謝天，金牆也會有道裂痕，

旋風吹熄了粉紅的天燈，

在六月的陽光底下，

我看清了世界憂鬱的臉：

血變成酒，變成香煙，

凝成汽車，凝成頸圈；

骨結成花車，結成舞場和戲院，

結成頂天的樓，金的宮殿；

肉培養芍藥，培養牡丹，

還給叭兒狗們當飯；

一方面是淫蕩，快樂，

一方面是痛苦，飢寒；

一個笑埋了千萬個笑，

一個快樂造成整萬整千的不幸，

一羣的死爲了少數人的生，

甜歌建築在呻吟和哭上面。

我睜開眼，

丟去書，丟去琴，

丟去開着夜合花的花園，

把水晶杯子摔成碎片；

我闖出金的籠子，

看世界這一邊的黑暗，

好，過去我沒有活過，

我只是株幸福的天竹，

在暖室里放了二十多年；

今天，我有了生命，

懂得了人的欺騙，

我要在黑暗中點起火燭。

儘我們的夢像仙島里的花，

但仙島早就成了鬼的園地，

蟠桃樹連根燒成了灰，

紫竹林成了沙漠，

年青的花草的命運交給了風雨。

狹的島應該單住鳳凰，

單種牡丹，單住獅子，

麥和禾，高粱，甘薯，

麻雀，燕子和多嘴的烏鴉，

只該爲了湊熱鬧而活了下去；

笑和生氣已像沙漠里的天時，

却又有花剪，井，籠子，

還有六月的雹，十二月的雪，霜，

毀滅嗎？怪平凡的。

太陽沒亮，池里沒有星和月的影子，

盜火的人還鎖在高加索山上邊，

滿天的風以外又有滿天的雨；

毀滅的挨苦到毀滅以前，

但生存的也像石塊般過日子。

在柔軟的牀上合了眼睛，

給大自然叫回到它的懷里，

你是太幸福了呢，

年青的伴侶。

一九三四，三，五。

唱

曾經飛到流着火的田野里，

曾經飛到沒有笑聲的村子里，

也問過剛由海那邊飛來的雁子；

那兒會有叫野草開花的春天呢？

叫渴的土地開杜鵑花嗎？

人走了，甘薯田會長葉子嗎？

在冰和雪封着的宮里，

百靈會唱歡迎陽光的曲嗎？

曉得翅膀不是鋼柱子，

曉得歌喉不是銀笛子；

但寒冷切得斷一串串的歌嗎？

一滴血就是排天橋的一隻喜鵲；

一串歌跟着一滴血，

春天就在天橋那邊哩。

一九三五，四，一五。

2

打磚歌

小的錘，方的磚，
日頭像火火燒衫，
早晨打磚打到夜，
一日還得不到兩毛錢。

小的錘，方的磚，
腰骨軟來腿又酸，
碎磚混了『洋灰』做房子，
咱們夜里睏街邊。

小的錘，方的磚，

咱們最怕的是冷天，

北風吹來冷到骨，

手上腳上有裂痕。

小的錘，方的磚，

咱們流汗人吃飯，

咱們瘦了人賺錢，

汽車里的人吃得胖又胖。

小的錘，方的磚，

六歲的孩子也來學打磚，

練粗臂膀練好腦，
做個世界來看看。

小的錘，方的磚，
咱們的世界在前面，
不要憐憫不怕死，
打呵，打呵，幹呵幹！

一九三三，三，一八。

一串二十個

一串三十個，

三十個一串，

頭上包裙子，

身上穿爛衫，

手里挽着木桶和竹籃，

里面都裝着粗鹽；

黑手脚，黑面孔，

身子瘦得像竹竿，

五個兵士趕他們，

走進稅警隊里面。

曉得就要挨打跟坐監，

心里可都不抖戰，

想逃餓着的媽跟孩子，

覺得該咒罵的不是天。

那是四個月的旱，

麥子都晒個枯乾，

心里痛着割麥稈，

都愁沒米來做飯。

車水戽水還舀水，

他們當水是神仙；

但是神仙也沒用，

田就活像個破碗，

塘乾了，井乾了，
田還是塊乾的田。
人病了，人瘦了，
捐和租可都沒減，
迫得人們丟了家，
去跟強盜做夥伴。
他們太安分，太安分，
他們沒想到：
往後日子多艱難，
摸箱角，當衣服，
拿錢買到個平安。
吃苦老是吃不完，

過了一關又一關，

買回了命又要管肚子，

肚子老跟人搗蛋。

鍋子也賣了，

湊到一點錢，

就硬着頭皮，

往這條路鑽，

希望一回賺幾個角子，

買點甘薯芋子吃幾天；

誰曉得只幹一回，

却就闖進了網眼。

挨打坐監不悔氣，

監里總還可以吃口飯；

悔氣的是太安分，

不跟他們走入山。

一九三五，四，五。

馬來路工歌

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

不管你忙着『燒椰』(I)，

不管你要種田，

就是你生了病，

也不准你挨延；

繳不出錢，

就得做路，

做個兩三十天。

填水，開山，

斬下結着椰子的樹，

斬下樹膠樹，

還弄壞果園；

便有時糟塌了自己的，

却氣也不敢嘆。

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在咬人的日頭底下，

把泥掘，把泥担，

一條『紗郎』(2)都是汗，

身上像要出烟。

給荆棘刺，給蛇纏，

或者暈倒地，

眼珠子向上翻，

監工的也只睜你一眼；

站一站，鞭子却就打來，

說你偷懶。

一年，一年，

一天，一天，

幾條辣椒，

一撮粗鹽，

就吃飧飯；

人是更黑了，

新傷痕壓着舊傷痕，

一層一層；

路就開得更遠更遠，

運來貨物，

運來兵士，

賺去咱們的錢，

搶去咱們的東西，

把咱們女兒強姦。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父親做個一生，

孩子也做個一生，

路就開得越遠越遠；

咱們沒了家，

沒了椰山，

沒了田，

沒了烟草，

沒了飯，

只一條爛紗郎，

做咱們的伴；

咱們還忍氣？

咱們還等天睜開眼？

註：(1)燒椰——在每四株椰樹中間的地面上用椰葉，草這些東西燒起來，是培養椰樹的

方法。

(2)紗郎——土人們不論男的女的都常常穿着的印着花紋的沒有摺皺的長裙。

搭棚工人歌

竹竿，木棒，

有短，有長，

有的搭成人字，

有的斜斜地綁，

一橫一直，

一直一橫，

把柱子豎在地上。

豎好直柱，

搭上橫樑，

一排一排葵葉，
鋪成一行一行；
鋪得好，綁得緊，
不怕雨，不怕太陽。

會搭涼棚，
也搭牌坊；
大的小的竹簾，
有的畫着八仙，
有的畫着花紋，鳳凰，
隨着人的吩咐，
搭成許多花樣。

靠着手脚，

爬下爬上；

刀子在褲帶上，

篋子也綁在褲帶上；

挨點餓也不管，

苦也忍着嘗，

一步一步當心，

愛自己的手脚肩膀，

等着做偉大的工場。

打金工人歌

金子在瓦罐子里，

瓦罐子在火爐里，

一下一下地拉風箱，

火舌兒一高一低地

舐着瓦罐子，

金子融了，像大露珠，

在火光里打滴溜兒，

咱們的汗老往下滴；

鉗子夾着罐子，

把金子倒進槽里，

槽里的油响了一聲祭，

金子變成金條，噴着氣。

金子在鐵砧上，

咱們擎起鐵鎚，用力，

把它打成圓的扁的方的，

小了，薄了，

就放進較子里，

放進鐵模里，

穿進線板里；

較子轉，線較子轉，

金子變成細線，

或是薄得像皮，

咱們可沒有休息。

金子在桌上，

再用線板，用銅模子，

用鑿子，用松仁板，

用小鋸子，銼子，

鋸出花紋，磨光，

弄方，弄圓，弄細。

鑿上花，弄成絲；

或是踏着風盒，

銅管里噴出火，

鐸頭(1)在火里流開，
把要鐸的鐸在一起。

金子埋在炭火里，

是手鐲，褲帶，耳環，

是頸鍊，簪子，衫刺；

燒紅了，用礬水煮過，

再浸在茶菇水(2)里，

一下一下，

用銅刷子刷個清楚(3)；

弄乾了，拿着札子，

稱給店主，

少不得一絲一厘。

金子放在鐵櫃里，

擺在鏡櫃里，

賣了出去；

插在頭上，扣在衫上，

掛在耳邊，套着手指，

咱們都沒份兒；

咱們賺到點工錢，

再往瘦的身子里榨氣力，

再融金子，再打，

再幹到半生半死，

再活在火里，聲里，

活在金里，銅里，鐵里，

看着人家買田做房子。

一九三五，六，七。

註：(1) 鐔頭——用來連接金屬的一種合金，成色比要連接的金屬低，普通是用銼子鏗成

粉末，混和着水和硼砂，用的時候就塗在要連接的金屬中間。

(2) 茶菇水——茶菇是用榨過了油的茶子的渣滓做成的，半寸多厚，一尺多直徑的像

大餅的東西。把它弄碎了用開水泡起來，那水就叫茶菇水。

(3) 清楚——乾淨。

3

船夫

把篙子插進水里，

篙子頭抵着肩，

頓頓腳，喊一喊，

伸直腰，扶着船沿，

走下去了再回到上面。

纜圈套在肩上，

一隻手牽着纜，

一步一步，像錘打在鉗上，

斜着身體走向前，

狹的路像座刀山。

上灘下灘，下灘上灘，

礁石的笑叫他們心戰；

由得它太陽晒焦了頭，

風吹個滿臉，

雨淋個滿肩，

他們總得走同樣的船頭，

走同樣的河岸。

他們像鐵，像岩石，

變幻的河是他們的飯碗，



“船夫”

羅清楨刻

從年輕到長了鬍子，

一天天和生活爭戰；

老了，把篙子交給孩兒，

讓他挨那快挨完的苦難。

一九三四，三，一二下午。

買菜的孩子

一出門，媽的話便轉在耳邊，

『孩子，一束菜兩個銅仙，

當心車子，別玩耍，

賣完了便回來吃飯；

別跟人吵嘴，

受了氣要忍在心裏面。』

『賣菜啊，賣新鮮的青菜！

一束兩個銅仙！』

瞧瞧四面：

一籃一籃的菜，

一樣的年紀，一樣的臉，

生意是一樣的冷淡。

糖葫蘆映進眼裏，

舌頭上一陣甜，

嘴里吞着不盡的涎；

給一聲走嚇了醒來，

籃兒跟菜飛個丈多遠。

一批話跟着幾下籐鞭，

『小雜種，你難道瞎了眼？』

你爸媽都死個清光，

沒教你籃兒別放在路邊？

路是給人走的，

難道是給你們賺錢！？

哼，不看你年紀小，

丟進你牢里去關幾天！』

呆瞧着，淚流出眼圈，

媽的話又在耳邊轉了一遍。

拾回籃子，拾回菜，

拿衫袖拭去淚痕；

瞧瞧警察走遠了，



“小雜種，……路是給人走的，難道是給你們賺錢！”

羅清楨刻

又來一次叫賣的喊。

一九三四，四，一五夜。

『先生，太太，給幾個銅仙！』

『媽，家是不是在那邊？』

『遠呢，傻孩子，

最少也要走十天！』

『媽，幹嗎不回去？

家里的牀多末暖！』

『沒有了，孩子，

一陣大水冲壞田，

屋倒了，婆婆也死了，

什末東西都蕩完！」

『爸爸呢？媽；

幹嗎現在還沒見？』

『別問了，傻孩子，

他已經到很遠去賺錢。

（唉，天老爺呵保佑他，

他在牢里極平安！）

『那末，阿狗呢？

他在那里擺果攤？』

『夠了，孩子；

弟弟又哭了，你看！

呵！不要哭，不要哭，

媽討銅仙來買飯！

阿狗罵了老爺們，

已經關在牢里面！」

『小黑，小二呢？』

媽，讓我拾個圈！」

『唉，他們餓死了！』

（唉，那兒都艱難！）

好，別問了，人來了。

先生，給幾個銅仙！」

小叫化

三根短棍子像三隻老鷹，

走馬燈般飛上空中，

嘴里唱着歌，

抽空還要打鼓，瑟瑟，

眼珠子就跟着短棍動。

天天挨家挨戶走，

一個銅子累得手酸眼痛；

回去，把銅子交給瞎了的媽，

吃點冷菜飯，

就跟妹妹往媽懷里躲風。

有時也想玩耍，

但怕肚子挨了餓就痛；

有時也想起有棉花的家，

但又怕不留心吃了警察的棒；

老是忍着痛苦，

亮起啞了點的聲。

有時人叢里伸出小手，

彈他的耳朵，打他後頸；

有時人打哭了他妹妹，

還罵他們小流氓，

也只好哄着妹妹走開，

叫着熱鬧的人的希望落空。

夜里，媽想起家就哭，

他逗媽笑，摸媽的臉龐；

『媽，別哭！別哭！』

咱長大了就做工；

咱賺到的錢都給媽，

叫媽不再挨餓跟挨凍！』

一九三五，四，五。

管公廁的人

房子不夠兩張桌濶，

就搭在公廁門上，

靠一張短梯上下，

靠手掌大的窗透入點光；

一張床，一隻木箱，

就是他全付家當。

用兩齒耙跟糞畚，

把坑里的屎往桶里放，

一天得做兩趟；

還得把尿舀進桶里，
把一桶桶屎尿放在車上，
推到別的地方。

一個月幾塊錢，

養不活自己跟娘，

就買了些粗紙，

裁小了跟竹筒掛在牆上，

寫個：『問心

一仙一張』

却常常紙給扯光，

搖搖竹筒可沒聲响。

背駝了，頭髮白了，

也還撐着肩膀，

來來往往，

幹完了才敢躺躺；

但躺着心里也老是驚慌；

沒工做的後生人一行一行，

在他眼前現出愁的臉像；

『也許他們會管不了許多，

跟咱搶這口糧。』

削竹籤的人

刮去竹筒的皮，

用刀子破開，

破成一枝枝竹籤；

再用方的木棒，

把竹籤打過鑿子的眼，

竹絲掉在外面，

就把竹籤弄圓；

再把竹籤削尖，

綁成一束一束，

向人拿點工錢。

一百枝竹籤換一毛錢，

兜得到還要靠些情面；

一家三四個，

拿巷子當工作間，

要破，要打，要削，

一天里沒點空閑；

弓着背，屈着腿，

顧不得什末康健；

黑了就在暗的街燈下做，

也顧不得一對眼睛。

籤子插在菊花中間，
種花的人在等秋天；
他們一家可都瘦了，
有的往垃圾堆里翻，
有的做點零工，
拚命等待明年。

一九三五·五，二九。

抖化子

天一亮，

就鑽出米袋做的被窩，

上家走過下家，

時時提防腿給狗兒咬破；

去得遲，說『吃完哩』，

去得早，又說『沒會好』。

杖子放在門邊，

讓四枝竹片一打一掠，

和着抖戰的竹片聲，

就唱個奉承人的歌；
唱啞了聲才賺個銅子，
心里也就十分快樂。

頸上掛個袋子，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往時是右邊有飯有菜，

左邊的米也好多；

現在却一個只裝點粥湯，

一個是甘薯也沒塞滿角落。

涼亭破了，

多雨水的正月可難挨過；

反正幾十年守本分的日子，

沒有得到一點什末，

就下個決心丟掉涼亭，

跟大夥兒去找生活。

一九三五，五，二九。

耍猴子的的人

猴子真夠聰明，

自己會打開面具箱，

會一連翻幾個筋斗，

還會扮逗人笑的模樣；

餓了只吃點東西，

倦了也乖乖地蹲在一旁。

想到了猴子也夠心傷，

還記得清堤崩了的聲响，

水就埋了他的家，

還埋了他的兄弟親娘。

靠一根橫樑把生命救起，

明天的生活並沒叫他有點心慌——

以為靠了粗的胳膊，

總能夠把自己供養；

那曉得到了這裡那里，

沒工做的人都比他強，

伴他玩的猴子，

倒替他找了口糧。

比四五隻猴子還大，

活在這兒可沒點用場；

瘦猴子弄個把戲，

還有人拋個銅子帮忙，

他求過幾個老板，

却誰也沒點商量。

摸摸猴子餓瘦了的面孔，

曉得老李並沒撒謊：

『這兒的世界雖然濶，

却不是當咱們是人的地方！』

就硬起心腸走路，

忘掉了水底下的家鄉。

一九三五，五，二九。

4

大年夜

小屋里搖着小小的燈光，
紡紗車的影子閃在壁上。

小女孩，一面搖紗車，

一面心里想：

『這新年幹末和去年不一樣？

大年夜，爸還得拉車，

媽還得打扮了往街上。

『一天兩餐飯，還是鹹魚，

還是開水般的菜湯。

昨晚，爸還生氣，

把媽打了一場。

周二叔欠租錢，給捉了去，

李七哥還在街上賣豆湯。

『阿毛不回來，

準是給賣去了，

完了那帶兵的人的賬。

我疲倦得快倒下來，

但今晚怕又要紡到天亮。』

一面打瞌睡，一面紡，

小心里裝着許多希望；

伊沒聽到炮竹在响，

遠遠地有人打牌，笑着，

牢里的嘆氣聲像海浪，

有人喊：『先生，給個銅子！』

『賣花生糖！賣花生糖！』

一九三四，三，一二。

新年

是往人心里吹開花的新年，

一天的愁悶却緊鎖着這鄉村，

從靜的街頭踱到靜的街尾，

碰不到幾個嘴邊掛個笑的人；

沒有喊打回旋的骰子的熱鬧，

也沒有鞭炮在火光里跳的聲音；

擺賭攤的懶搖着盒子，

心里是個天大的悶；

小攤子的主人呆個整天，

也難得有幾個人走近；

店主看守着陳舊的貨堆，

不敢猜想明年的命運；

孩子們一面玩一面瞧大人，

怕一個耳光帶來了頭暈。

田莊里更沒誰開心，

靜得像埋在雪里的古坟；

都明白好天年是個怪謎，

也想擠出勁來把明天的生活築穩，

在陽光里修補忙了一冬的農具，

飢餓叫他們忘了這是該玩玩的時分；

不幸的是廟里壇里的神，

早等待烟和火在眼前綉幾朵彩雲，

却只有幾串烟，幾顆火，
在靈旛和寶蓋底下畫點灰暈；
便對自己的祖宗也不太認真，
一點牲醴便算供奉了陰魂，
却祈禱它賜給更多的福，
許它豐收了便燒下加倍的錢銀。
太陽是溜在碧天里的火輪，
田里早綻開一道道龜紋，
輪船送來的已不是一批批銀子，
是幾封裝滿了淚和嘆氣的信，
是一個個怕餓死在海島里的人。
數數日子，過四天便算過了新年，

但過了也打不開愁悶的迷陣，
只曉得，又有幾家會鎖上門走，
又有一批店子就不再開門。

一九三五，四，九。

清明

孩子跟在後邊，

包袱搭在肩上，

一面走，一面瞧，

瞧田，瞧菜地，瞧池塘，

却不瞧祖坟那方向。

一個坟擠着一個，

大大小小地擠滿了山崗，

墓頭崩了，墓堂壞了，

草長得比禾還長；

要是往前的年辰，

誰肯讓它這樣？

這一年一次的日子，

誰沒有吃個開心的希望？

一担一担的祭品，

木架上放着豬，也放着羊；

有一頂一頂的轎子，

還有古老的樂隊在唱。

十二張粗紙擺在坟的週圍，

暗紅的紙壓在墓頭上，

擺上牲醴，斟好酒，

跟着的那套禮真夠排場（1）；

末了是紙灰忙着飛，

炮竹聲來回地宕，

吃完分到的糕和餅的，

就想到了午飯的甜香。

跟着新年的變，

來的老是飢荒，

糧錢和捐老是加多，

柴價米價老是漲；

好人變成強盜，

這里也成了匪的禾倉；

新的坟不住地添多，

匪却也往死人身上想：

有的沒了棺木，

有的給剝個精光。

今天剛好是清明，

有人也想起死了的爺娘，

但活着的人也吃樹皮，

誰還有心管死人的賬？

生活教聰明了他們，

他們當鬼神是個謊，

只排成長長的列子，

離開乾癟了的村莊，

走過山，走過水，

找明天的食糧。

註：（1）排場——潤氣，隆重的意思。

一九三五，四，二九。



“清明”

羅清楨刻

5

我們的堡(1)

母親說：那時候，

伊剛嫁到我的家，

那里都種着稻，種着麻；

鹽便宜，米便宜，

沒誰吵嘴，沒誰打架；

大的孩子都念書，

老年人在家里看小娃娃；

青年人到南洋去，

一次一次地寄錢回家；

伊們早上出門，晚上回家，

割草，種菜，種田，
歌聲充滿了田野。

我是個孩子的時候，
村里有點兵，可沒有捐，
田地肥，也沒天旱。

端午節，賽龍船，
人擠滿了河岸，
誰也不再種地種田。

中秋節，接月亮，
有柚子，香蕉和花生，
大的小的月餅圓又圓；

乩筆，請神，

誰都高興地玩，

不管皺紋已經爬上了臉。

過新年，十多天

個個孩子穿上新衫；

每家都有大的年糕，

每餐都有好的菜飯；

東打鑼鼓，西放炮竹，

回娘家的女人鬧翻了天。

上元節，街上有花燈，

大街小街充滿了人，

像晚潮漲上了海灣；

那幾天晚上，

放烟火和孔明燈(2)，

夜里也像白天。

那年頭，年年都演劇謝神，

戲子的歌繞在年青人的唇邊；

散了場，真熱鬧，

大路小路上都晃着人影。

年年迎一次神，

誰都有香紙，有三牲(3)；

不同的神抬到了街上，

跟着就有高興的競爭，

有木人戲看，有八音聽，

古董，看席（3）瞧個不完，
做買賣的有滿肚子的高興。

我漸漸地成了少年，

它可也跟着變了，變：

漸漸地，多了洋學堂，

河里出現了小輪船；

走了一批兵又換上一批兵，

要米，要錢，要房子，

不給，他們便嚷着要搶；

接着，不盡的稅，

不盡的捐，

撕碎了鄉民們和平的夢；

來了便宜的洋米，

土米再也賣不起價錢；

洋貨店開了一間又一間，

賣土貨的白蝕了本錢；

街上多了新做的店子，

拆了街路，有了電燈；

開公路，糟塌了許多田，

還要迫人湊股份，做工，

說：『行了車就可以賺錢！』

漸漸地，弟弟跟着長大，

不幸的事來了一件又一件：

南洋的土產跌了價，

一天里大商店就關了幾家；

到南洋去的人，

有的賣了一切回來，

有的在那兒做了叫化，

有的就勉強過着坐牢般的生活；

窮的回來沒工可做，

家里却又沒錢可拿，

只好做小偷，騙子，

和飢餓掙扎；

有點錢的就拼命買地皮，

拼命做店子，

弄高了店租，

叫油鹽柴米都漲了價；

捐是抽不完的，

稅又多得像泥沙；

漸漸地，孩子沒書念了，

在家里養雞，養鴨；

小娃娃沒人看了，

老人們都動手煮飯，煲茶；

歌聲少了，笑臉少了，

替代的是哭，是罵，

是憂愁和一串串的牢騷話；

賊多了，叫化多了，

一不留心便失掉了家具，衣服，

失掉了青菜，雞鴨；

過節的人少了；

花燈早沒有了；

神是有幾年沒人迎了；

看賽龍船的少了；

中秋節，看不見大的月餅；

新年里，再沒有大的年糕，

雞蛋代替了三牲里的雞，

大鞭炮換上了小的鞭炮；

正月里，只有幾個孔明燈，

幾枝火箭在天空耀耀。

今年，南洋回來的人更多，

寄錢回來的只有幾個；

水客(5)嘆着氣；

小販呆瞧着蒙灰塵的雜貨；

失業的人變成了小偷，

以前的小偷成了強盜；

吃飯的人家有的改喝粥，

喝粥的便喝着粥湯，挨餓；

春季，兩個月沒下點雨，

晒死了田里大半的禾；

秋季又一次天旱，

十石的田只割到一兩石多；

捐和稅有加沒減，

來了一套又一套；

但是，有了酒店，有了茶樓，

有了冰室，又有汽車，

里面有不少的人作樂；

新的店子，新的洋樓，

起了一座又一座；

洋貨不停地運來；

賭場里整夜亮着燈火；

有人嚷着無聊，找消遣，

有人嘆着寒冷和饑餓；

憂愁像雷打進了許多人的心窩：

這就是我們的鄉村，

二十多年前充滿快樂的堡。

一九三四，一，二夜。

註：(1)堡——大的村鎮，現在叫「區」，係「某縣第某區」。

(2)孔明燈——用紙紮成，里面點亮火，靠熱的空氣送它飛上天的燈。

(3)三牲——祭神用的猪肉，雞肉，魚肉的總名稱。

(4)看席——宴會時候吃的酒菜叫「席」；特別弄來放在神的面前，當藝術品給人欣賞的「席」叫「看席」。

(5)水客——來往南洋和國內的做買賣的人叫「水客」；他除了做買賣以外，還代人帶信件，用品，食品，銀錢……。

鐵橋

頭向北，脚朝南，

像條龍橫在河面，

人跟車子走過上邊，

船就宕在下邊；

天天給車輪跟脚折磨，

却從沒把人怪怨，

有時還得把身子分開，

讓過別人的軍艦。

它記得那日子，

上面全壓着泥層；

也記得那日子，

它給人掘了出來，

丟進火爐里面，

燒，變成鐵漿，

機器再把它弄成

一條條，一片片。

許許多多工人，

受了苦，生了病，

斷了手脚，瞎了眼，

死了親人，丟了康健，

或是活埋進礦坑，

都爲了要靠它吃飯。

三月天，它出了廠，

給裝進暗的船艙，

不曉得過了幾天，

可就到了這東方，

給疊在岸上。

疊它的是黑的人，

黑的面，黑的手掌，

像它祖國的一樣；

他們也用粗俗的話，

在開玩笑，在講，

叫它曉得它會給搭成橋，

架在這濶的河上，

還要繁榮南岸，

趕掉過去的荒涼。

北岸，沒有夜，

燈比星還多，

車和人像芝麻，

銀行，公司，茶樓，

酒店，戲院，酒家，……

擠得沒點罅。

南岸，賭鬼的家，

烟鬼的家，

紙幣在飛，燈在閃，

烟結成了霧，

角子在檯面滑，

也有點繁華。

看了這些，

它就下個決心：

把担子担下！

焦急地等，

等它變成橋，

瞧一批人來，

瞧一批人走，

瞧到人跌死，

瞧到人發愁；

它成了橋的前一天，

却又有入弄斷了手；

它却忍耐，瞧，

等待繁榮的時候。

行開幕禮的日子，

岸邊擠着幾千個人，

演講，剪繩，

選定的老人先走過它，

在它身上留下脚印，

跟着是照像，放炮竹，

一些人都在開心；

做橋的人在家庭悶，

划艇的人也氣得頭暈；

它可還忍耐着，

等着跟冬天來的春。

等了一冬兩冬，

那里會有繁榮：

車子也少人坐，

人們大半步行，

賭場烟室多了些，
街上可很冷靜；
艇子停在兩岸，
人是在呆等，喝風；
橋下的空地成了騎樓，
窮人在那里做夢，
它認得幾個面孔，
都爲它做過苦工；
有件事更叫它心疼，
是做成它的人靠他送命，
黑夜里由它身上跳下，
沉入河里再沒踪影。

北岸也一天比一天窮，

小店子關了門，

或是頂給大店東；

大店子也不安穩，

常常人走個空，

好貨物搬個空，

第二天，鎖着門，

讓告示跟賬單貼住門縫；

這里，那里，

有大減價的旗子，

賣便宜貨的鈴聲；

戲院減價也沒生意，

酒店老板也吃驚；

書店里看書的人多，

揩油的却有九成；

街頭街尾都有小販，

生意可都不行；

監房里擠滿了人，

化子也數不清。

都市里老沒有春，

把黑的人的生命當糞，

享福的人越來越少，

受苦的却多了一羣一羣；

但黑的人會變聰明，

不老是依靠別人，

他們不斷地抬起頭來掙扎，

叫享福的人睡覺也不安心。

它沒有失望，

老是忍，忍，忍；

它知道要是春天來了，

會有鐵般的笑的聲音，

坐着車子排着列車子過的，

會是整千整萬的黑的人們。

謝謝爲這集子題字的沫若先生，寫序的蒲風兄，刻插畫的清楨先生和打各方面幫忙我的一切朋友們！

詩歌出版社叢書第三種

我們的堡

作者：溫流

出版者：青島無棣二路二號詩歌出版社

代售者：各大書店

時間：一九三六，五，一。

定價：大洋二一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6880B

詩歌出版社叢書第三種

我們的堡

作者：溫 流

出版者：青島無棣
二路二號詩歌出版社

代售者：各大書店

時間：一九三六，五，一。

定價：大洋二一角

